

乌云毕力格 / 主编

MANCHU ARCHIVES
AND STUDIES ON
FRONTIER AND ETHNIC GROUPS
IN
QING DYNASTY

满文档案与
清代边疆和民族研究

乌云毕力格/主编

MANCHU ARCHIVES
AND STUDIES ON
FRONTIER AND ETHNIC GROUPS
IN
QING DYNASTY

满文档案与
清代边疆和民族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满文档案与清代边疆和民族研究 / 乌云毕力格主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6

ISBN 978 - 7 - 5097 - 4752 - 0

I . ①满… II . ①乌… III . ①满语 - 档案研究 - 文集
②少数民族 - 民族历史 - 中国 - 清代 - 文集 ③边疆地区 -
地方史 - 中国 - 清代 - 文集 IV . ①G270 - 53 ②K28 - 53
③K928.1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25342 号

满文档案与清代边疆和民族研究

主 编 / 乌云毕力格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 政 编 码 / 100029

责 任 部 门 / 近代史编辑室 (010) 59367256

责 任 编 辑 / 赵 薇

电 子 信 箱 / jxd@ssap.cn

责 任 校 对 / 岳 中 宝

项 目 统 筹 / 徐思彦

责 任 印 制 / 岳 阳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 者 服 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印 张 / 31.25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字 数 / 423 千字

版 次 /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4752 - 0

定 价 / 98.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地重大项目
“满文、满文文献与清史研究”（批号：11JJD770019）成果之一

前　言

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是以满洲人为主体建立的政权。满语满文，因此被清朝称为“清语”“国语”“清字”“国字”等，被视作清朝“立国之本”之一。满文自它被创制的 1599 年到现在，已经历 400 多年的历史，其间，在不同的范围和不同的场合，满文从未停止被使用。尤其是在清朝（1636～1911）统治中国近三百年间，无论在国内抑或与世界各国的交往中，满文均得到长期使用。特别是清朝鼎盛时期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满文地位极其重要。一方面，清代内部重要的政府文书、国史馆编纂的大型史书等皆大量使用满文，同时，对外国书、条约等正式文件也将满文作为国语使用。乾隆朝以后，满文的使用在内地虽然渐至衰落，但并没有被抛弃，从国家中央机构到边疆地区的地方政府机构以及民间，满文仍然是很重要的语言文字。如今，仍有不少清朝后期的档案文书保留。因此，满文文献是研究清代历史的重要史料，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我们认为，满文档案和文献在清史研究中的不可代替的独特史料价值，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理解。首先，满洲统治者在清朝的统治地位决定了满文文献在清史研究中的特殊地位。清朝是满洲人建立和统治的国家，满洲人是清朝的统治民族。因此，满语和满族文化在清朝具有很高的地位。从皇帝的诏谕到大臣的题本奏折，从政府的公文到私人记述，都普遍使用满文。尤其是清朝前期，许多

政府部门的文件只有满文而没有汉文，权威性的文件只有满文。这些文件所涉及的内容，不仅仅是满洲人，也不仅仅是边务，而是整个清朝国政的方方面面。如不懂得满文，就无法全面了解当时清朝政府的运作方式，无法全面、准确地认识当时的历史进程。满文文献的广泛利用，还能够填补因缺乏汉文史料而出现的空白，从而推动清史研究工作全面系统的开展。其次，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决定了满文文献的重要性。清代是近代统一多民族的中国民族国家形成的极其重要的阶段，可以说，清史一半以上的内容就是所谓的民族史和边疆史。清代的民族史和边疆地区史是清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半的清史。满文档案对研究清代民族关系、民族政策和边疆地区历史有其独特的价值。如果仅仅把中原内地的历史视为某一朝代的“正史”，而将周边的民族和地区之历史与内地历史分开对待，甚至认为是这一时期“正史”的附属内容，那么将会歪曲历史，小化中国，矮化中华，这无疑是大错特错。就清代而言，清史的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今天的边疆地区和在那里的各民族的历史，而要研究清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进程，必须依靠大量的满文档案。因为，在这个领域，满文资料才是最主要的、最重要的官方史料。这是客观事实。在清代，办理民族和边疆事务的基本上都是八旗出身的大臣，而清朝规定，满洲大臣办理满、蒙、藏等事件时，必须使用满文题奏。到乾隆十一年，这一规定终于制度化。结果，满文书写的题本、奏折、朱批奏折和谕旨成为研究边疆地区和民族的最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再次，满文档案的史料性质决定了它的重要性。关于史料的基本分类，学界向来有不同看法，而根据史料产生时的特性，可将之分为“遗留性史料”与“记述性史料”。两种史料间差异很大，但作为文字材料，归根结底，是以其产生时是否即意图作为史料而区别。所谓“遗留性史料”，就是在其产生之初并无传承历史信息和历史知识之意图的材料，如考古遗存、档案文件等。记述性史料则不同，在其诞生之

初，便以记载、保留和传承历史为目的。满文文书档案，都是当时处理政务和具体案件过程中形成的材料，它不是为讲述历史而形成，它本身就是历史过程的一部分。所以，作为“遗留性史料”，满文档案可以用来鉴别传世文献记载的真伪和正误，以此接近恢复历史原貌的目的。在清史中，包括官方编纂的历代《实录》《起居注》《会典》《列传》等编年、会典、传记类史书，以及私人撰述的各类史书，都属于记述性史料。两相比较，后者系统性强，体现了一个时代官私两方史家的时代意志，构成了彼时历史过程、历史思想的主体框架，但因为突出某种“意志”，往往经过删改、取舍、编排甚至杜撰；前者则无意识地保留了很多历史真实。正因为这样，满文原始档案的史料价值远比清朝国史馆和清代官吏、文人所编纂的其他各种史书要高很多，两者不能同日而语。

近二十年来，国内满文文献的挖掘整理、编译和出版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但这些成果仍只是现存满文史料中的冰山一角，远远不能体现其重要价值，也难以满足各类研究者的需要。从国内研究队伍来看，直接利用这些珍贵档案文献的学者仍然屈指可数，对满文文献的资料价值和文化意义，学界的认识也远不充分。国内清史学界满文人才奇缺，以至于影响到中国清史研究的整体形象和学术地位。因此，培养和锻炼一批通晓满文的人才，促进清史研究中满语人才的培养，加强满文资料库的建设，激发国内学术界对满文档案和文献的重视，推动对满文史料的进一步发掘、整理和研究工作，拓展清史研究领域，成为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有鉴于此，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于2012年5月成立了满文文献研究中心，在清史研究基地开展“满文、满文文献与清史研究”的科研项目，力求提升清史研究所的满文水平，拓展清史研究领域。

本论文集就是该研究中心部分专职研究人员和兼职研究员新撰写和近年发表（收入本书时做了部分修改）的一批论文，内容包括满文档案研究、满文档案与清代蒙古研究、满文档案与西藏研

究、满文档案和满文地图与东北边疆研究等内容。我们希望，以本书为开端，将来在清史研究所满文文献研究中心诸位专职和兼职研究人员的积极参与和热烈支持下，发表更多的满文档案与文献研究的新成果，把我们的清史研究更上一层楼！

乌云毕力格

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满文文献研究中心

2013年3月28日

目 录

前 言	/ 1
清代满文档案述论	吴元丰 / 1
清代军机处满文月折包及其史料价值	吴元丰 / 19
清代新疆历史满文档案概述	吴元丰 / 47
关于清代内扎萨克蒙古盟的雏形 ——以理藩院满文题本为中心	乌云毕力格 宋 瞳 / 62
关于清代著名蒙古文人乌珠穆沁公滚布扎卜的 几点新发现	乌云毕力格 / 78
清初北方战略考 ——以顺治十二年前后理藩院应对喀尔喀措施为中心	宋 瞳 / 89
顺治十二年清朝与喀尔喀蒙古会盟考	宋 瞳 / 116
外藩蒙古内扎萨克四十九旗考	宋 瞳 / 141
鄂飞满文奏折笺注	乌云毕力格 / 160
论康熙末年清军入藏及阿拉善和硕特的作用	齐 光 / 217

黑龙江地区柯尔克孜族历史满文档案

及其研究价值 吴元丰 / 244

清朝边疆政策

——以唐努乌梁海纳入清朝版图及特楞古特、塔本、

科勒萨哈勒、柯尔克孜等移住黑龙江为中心

..... 敖其尔·乌云扎尔噶拉 / 261

满文《乌喇等处地方图》考 承志 / 284

尼布楚条约界碑图的幻影

——满文《黑龙江流域图》研究 承志 / 378

清代满文档案述论

吴元丰*

满文档案是清朝中央和地方各级机关在处理公务过程中形成的，以一定顺序归档，并以满文缮写的各种公文的总称。档案作为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原始记录，不仅内容丰富，而且与其他文献相比更为翔实可信，是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对现实发展，还是对历史研究，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利用和研究价值。本文拟就清代满文档案的由来、保存状况、整理编目、编译出版及价值作一论述。

一 清代满文档案的由来

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历时 290 余年之久。清统治者为了加强其封建专制统治，在政治机构的设置方面，除仿照明制外，还进行了必要的创制。在中央，除仿照明制设立了内阁、六部、宗人府、都察院和大理寺等机构外，还创设了军机处、内务府和理藩院等机构。在地方仍仿照明制采用行省制度，

*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研究馆员，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满文文献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设立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知府、知县等员治理，边疆地区除创设将军、参赞大臣、办事大臣、总管等员外，还在一些民族居住地区设立盟长、扎萨克、伯克、土司等官员治理。在职官的设置方面，充分体现了民族特色，特别是在中央各机构中一般都分设满汉额缺。起初，同一官职的满汉额缺的品级、职权都有差别，后虽然有改变，但满洲官员仍保持着一定的地位和特权。

早在清入关前，清太祖努尔哈赤为了适应满族社会的发展，于明万历二十七年命额尔德尼、噶盖二人以蒙文字母为基础创制满文，因草创的满文无圈点，故后人称之为“无圈点满文”或“老满文”。这种满文通行30余年后，发现“上下字无别，故‘塔’、‘达’、‘特’、‘德’、‘扎’、‘哲’、‘雅’、‘叶’等不分，均如一体。若平常语言，按其音韵，尚可易于通晓。至如人名地名，则恐有误”。^① 清太宗皇太极遂于天聪六年正月，命达海改进老满文，在原字母旁添加圈点加以区别，并新增一部分拼写外来语的字母。自此之后，满文定型，再无变化。经过达海改进的满文，后人称之为“有圈点满文”或“新满文”。

有清一代，定满语为国语，称满文为清字。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满蒙官员，特别是承办八旗事务及边疆少数民族事务的满蒙官员，一般都用满文缮写公文，不准擅自使用汉文，否则重者治罪，轻则训饬。与此相适应，有关诰敕、谕旨、寄信及各部院的行文，也都用满文书写。乾隆十一年，因西宁办事大臣莽古费、驻藏办事大臣傅清二人用汉字缮折奏事，故乾隆帝降旨曰：“驻扎西宁办理青海番子事务之副都统莽古费、驻藏办事之副都统傅清，尔等陈奏事件，莽古费每次俱用汉折，傅清亦间用汉折，各省督抚提镇内，有满洲大臣用汉折奏事者，原因办理地方民情及

^① 《满文老档》，天聪六年正月。

绿营事务。今莽古赛、傅清系满洲大臣，且系办理蒙古、唐古忒事务，所有事件，理应用清字奏折。伊等竟仿效外省大臣，用汉字奏折，殊属非是，著饬行。嗣后奏事，俱著缮写清字奏折，并寄谕众佛保知之。”^① 另外，管理宫廷和陵寝事务官员也不能随意用汉文缮折奏事。乾隆二十六年二月，因管理东陵事务贝子允祺用汉折奏事，故乾隆帝降谕给军机大臣曰：“顷贝子允祺为修葺陵墙事，用汉字缮折具奏。此事应清字缮折具奏，而允祺用汉字折，殊属非是。倘奏销时清字繁多，欲用汉字尚可，用清字奏销亦可。著饬行允祺等，嗣后凡关系陵寝事宜，皆令缮写清字折具奏，不准用汉字缮字。此次所奏汉字折，着即销毁，以清字注册。”^② 办理边疆和少数民族事务的官员，除向皇帝请示汇报一般都用满文奏疏外，与中央各部院和有关地方官员行文时，并不一定都用满文，而视不同的情况，用汉、蒙古、藏、维吾尔等文字行文。如归化城副都统，“报部文件止用清文，不用汉字。迨后内地民人渐集，汉文风气一开，蒙人遂多肄汉书，凡有公文案件，报部则用清文，咨各扎萨克旗则用蒙文，移道厅均用汉文”。^③ 因此，在清代中央和地方各级机构中形成了大量的满文公文，主要包括皇帝颁发的制、诏、诰、敕、谕、旨、寄信，臣工呈进的题本、奏折、揭贴、表、笺、启，各官府衙门移行来往的咨文、移会、照会、札付、交片、牌文、咨呈、呈文、申文、关文、详文，等等。

清代中央和地方各级衙门对其处理政务过程中形成的公文十分重视，不仅将原件按一定的顺序排列保存，而且将其中重要的文书按编年体或纪事本末体逐件抄录成册，以备案查和修史之用，并设有专门的机构、官员进行保管。

^① 《清高宗实录》卷 258，第 1 页。

^② 《军机处满文寄信档》，乾隆二十六年二月。

^③ 《土默特志》卷 4，第 2 页。

二 清代满文档案的现存状况

由于历史的战乱、灾害等诸多原因，清代的满文档案，几经厄运，并没有完全保存下来。咸丰十年，英法联军侵入北京，圆明园内保存的公文档案全部被烧毁。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清朝各部院文书档案全部都被掠夺或烧毁。1921年，发生了“八千麻袋事件”，使大量的“大内档案”散失到社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除这些清代中央机构的公文档案遭到严重损失外，还有绝大多数地方的总督、巡抚、将军、都统、参赞大臣、办事大臣、领队大臣、总管等衙门的公文档案均遭厄运，未能保存下来。其中，就有大量的满文档案。

然而，保存至今的清代满文档案仍为数量巨大，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满文档案就有200万件（册）。另外，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西藏自治区档案馆，黑龙江省双城市档案馆，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档案馆、土默特左旗档案馆和阿拉善旗档案馆，以及台北故宫博物院、中研院史语所等单位，都保存着一定数量的满文档案。现将其中主要档案分别简要介绍如下。

（一）内阁满文档案

内阁是辅助皇帝办理政务的中枢机关之一。天职三年设立文馆，崇德元年改文馆为内三院，即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顺治十五年改内三院为内阁，顺治十八年改内阁为内三院，康熙九年复改内三院为内阁。宣统三年四月责任内阁成立后，内阁即被撤销。内阁满文档案历史悠久，数量浩繁，文种繁杂，内容丰富。

1. 题本

题本是清代官员向皇帝请示汇报问题的重要文书之一。题本又称“红本”，分部本和通本两种，在京各部院呈进者称为部本，各地方官员进呈者称为通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存满文题本 104 万件，其中绝大部分为残题本，共计 96 万件，完整题本 8 万件。完整题本的起止时间为顺治元年至光绪二十四年。

2. 黄册

黄册是随题本进呈的附件之一，因以黄绫作封面而得名。现存满文黄册 3500 余件，起自顺治二年，止于光绪二十九年。

3. 秘书院档

该档是抄录秘书院缮拟颁发的制、诏、诰、敕和祭文、祝文、碑文，以及本院进呈的启奏本章和王、公、贝勒、贝子的贺表等文书而成的簿册。

4. 票签档

该档是抄录题本事由及其所奉谕旨而成的档簿。起自顺治二年六月，止于顺治九年九月，一般一月或半月为一册，共计 102 册。

5. 史书

史书是分吏、户、礼、兵、刑、工六科抄录题本事由及批红而成的档簿。起自顺治四年十月，止于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每月为一册。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史书，绝大部分是满文，而且抄录的事由也越往后越简略。仅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史书就有 3275 册。

6. 秘本档

该档是抄录官员进呈的秘本而成的档簿。起自顺治十一年正月，止于康熙十九年正月，每月或半月为一册，共计 153 册。

7. 清折档

该档又正称别样档，是抄录军机处转交内阁传抄与在京各部院

办理的奏折及其所奉上谕而成的簿册。起自乾隆元年，止于嘉庆九年，乾隆朝的清折档按季为册，嘉庆朝则按月为册，共计 102 册。

8. 俄罗斯档

该档抄录有关官员办理与俄罗斯国交涉事务过程中呈进的题本奏折和发行的咨文，以及俄罗斯国来文而形成的档簿。起自顺治十二年五月，止于道光三十年十一月，不按年月而视其厚度装订成册，共计 24 册。

9. 八旗世袭谱档

该档是记录八旗世职官员的世系及家谱而成的档簿。起自顺治朝，止于光绪朝，共计 119 册。

10. 蒙古堂档

该档是内阁蒙古堂（即蒙古房）抄录有关文件而成档册总称，抄录的文件主要有内外蒙古王公、西藏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少数民族僧俗首领的奏书，以及颁给他们的诏、诰、敕等。其封面所书名称极不统一，如诏档、诰敕档、敕奏档、来文档、和图档等。起自顺治十三年，止于乾隆五十一年，共计 110 册。

11. 满文老档

该档是用无圈点满文记录清入关前各项活动的编年档册。起自明万历三十五年，止于清崇德元年。满文老档的原档 37 册，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乾隆四十年、四十二年以无圈点和有圈点满文分别重抄的草本、正本各两套，每套 26 函，180 册。

12. 国史院档

该档是记录清入关前后各项活动的编年体档册。起自天聪七年正月，止于顺治十八年六月。天聪、崇德朝的档案，或一年为一册，或数月为一册；顺治朝的档案，每月为一册，共计 122 册。

(二) 军机处满文档案

军机处是雍正八年为办理西北军务而设立的专门机构，后来逐渐总揽国家机要政务，实际上成为清朝的中枢机构。宣统三年责任内阁成立后，军机处即被撤销。现存军机处满文档案数量较多，公文种类整齐，保存比较完好。

1. 月折包

满文月折包是清代军机处按一定秩序打包保存的满文公文档案的总称。军机处每天承接办理的各种公文中，奏折数量最多。经皇帝朱批的奏折，称朱批奏折。军机处将朱批奏折发还给具奏者之前，照抄一份，称之为录副奏折。由于录副奏折每月或半月为一包归档存查，故名月折包。另外，军机处每日接办的咨文、呈文以及奉旨缮拟的谕旨、查复议奏等文件，也按月归入各该月的月折包内存查。但其中录副奏折仍占绝对多数。月折包内文件有4500余卷（盒），18万余件，起自雍正八年，止于宣统三年。

2. 月折档

该档是按编年体抄录录副奏折而形成的档簿。因按月为册，故名月折档。现存满文月折档，起自雍正八年，止于宣统三年，共计2480余册。乾隆二十九年的月折档分军务和寻常两项装订成册，军务项集中反映有关军务，而寻常项集中反映有关庶务。

3. 上谕档

该档是抄录军机处承宣的上谕而成的档簿。上谕档分大本和小本两种，小本为原始抄录而成者，大本则为后来转抄而成者。小本上谕档共有386册，起自雍正九年，止于宣统二年。大本上谕共有615册，起自雍正八年，止于宣统三年。大上谕档乾隆二十九年前分军务和寻常两项装订成册，小本上谕档则不分。